

我們可以讓病人因病而死，
卻不能讓病人因貧而死！

在雲林急診的最後一個夜班，想不到病人竟像知道我要離開似的如潮水般從各處湧入。晚上 9 點多，門診醫生轉介來一位病人溫先生。他發燒、嘔吐，右下腹有明顯的壓痛及反彈痛，看來就像是盲腸炎。我幫他作了簡單的身體檢查，告訴他和他的妻子（我的猜測以及可能需要開刀。）

「醫生，能不能更確定一點？」只見溫太太又遲疑了：「八成是？能不能肯定是或不是？」

我有點生氣地回答道：「當然還有可能是憩室炎、腹腔內膿瘍等等的可能。我也可以很武斷地只告訴妳就是盲腸炎，反正開刀下來醫生也會告訴你「是有一點發炎」而妳也不會知道真相。只是醫學上本就沒有百分之百確定的事，我希望妳能夠了解，也尊重妳知道各種可能的權利。而且臨床上已經這麼像了，等待進一步檢查可能會有盲腸破裂，引發敗血症的危險。」

溫先生始終不發一語，溫太太似乎不喜歡台北來的醫生這種多重可能的解釋方式。

在雲林，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麼龜毛的病人。我替他打上抗生素，並且安排電腦斷層(CT)，然後轉身回到淹滿病患的來診區繼續處理其他病人。心裡直嘀咕健保局審查員若是抽到這本病歷一定會刪我 CT 檢查費六十萬元，然後附上一句「要放大 100 倍、以嚴懲浪費」。

一小時後，斷層片洗出來，果然在盲腸附近有發炎腫脹的跡象。「現在盲腸炎的可能性有九成以上了，」我指著片子對溫太太說：「少數的病人可以只用抗生素注射治癒，但大多數的情況下開刀還是最好的選擇(我還是維持我的說明方式)。」

想不到她竟然回我一句：「醫生，能不能帶藥回家吃就好？」。

這回換我生氣了！

來診護士一直在叫「有新病人新病人快來處理」，這對夫妻竟然還這麼多意見纏著我。

我說：「如果早要這樣就不需要這麼多檢查了!你不信任我們，我可以把你轉到其他醫院開刀，但要回去我不會同意。」他倆靜默不語。

我於是說：「要不然你們就簽自動出院吧，有事我們不負責！」。

想不到一直不說話的溫先生竟然開口道：「簽就簽吧!反正我爛命一條。」

我心頭一驚，只見溫太太低下頭說：「江醫師，我們不是不想治療或住院，只是我們一點錢也沒有。他每天作捆工領現，三個小孩才有飯吃。現在要是他開刀住院……」。

我突然對剛才言語的魯莽感到抱歉，想了一想說：「我覺得你還是開刀才能最快復原。我找外科醫生下來看看，錢的事明天一早我會照會社工室來協助你們。」

溫太太猶豫地追問。「好吧，」由於來診病人很多，我說，「等一下抽血結果出來我再進一步和你們討論。」

一小時後，抽血的結果顯示白血球上升、發炎指數也升高。

「有八成的機會是盲腸炎了，」我說：「我會請外科醫生來和你們討論開刀的事。」

外科醫生也真好心，他算一算開腹腔鏡復原的最快，只要住院兩天，不過要自費兩萬多元；開傳統手術式住院日數稍長，要花三千多塊；用抗生素治療則可能要住院一週以上。「真是一毛錢逼死英雄好漢！」他搖搖頭道。

溫太太想等隔天早上社工確定補助金額後再決定治療方式，於是溫先生就先在急診打了一晚上的點滴與抗生素，溫太太則是回家哄小孩睡覺後，半夜又來陪先生到天亮。

我在晨間會議時向鄰座的蘇醫師提到了這個病人。「想不到雲林真的有這麼窮的病人，在台北從來不會遇到……」我說。

可是他竟然皺起眉回我一句：「你怎麼可以讓他在急診待這麼久？盲腸炎會有破裂併發敗血症的危險！」

「我當然知道啊，可是……」

我想反駁，可是他接下來的話卻讓我啞口無言：「我們可以讓病人因病而死，卻不能讓病人因貧而死！」「你應該先讓他去開刀，錢的事再想辦法，大不了就幫他出嘛！」

我腦中一陣眩暈，不是因為一晚沒睡的關係，而是他突然把我的心敲開了一道刺眼的光，像住院醫師放映在投影幕上的燈一樣亮。我想到十年前的一個晚上，俊賢提議我們去認養貧童，我立刻就答應。那時我的薪水還不到現在的一半，卻對這樣的事毫不猶豫；更早的時候靠公費過活，還能捐出一個月的家教費並且和俊賢在補習街挨家挨戶募款。而現在，「付出」這樣的想法竟已不自覺地被排除在我行為反應的選項之外！

幾千塊對現在的我來說，不過是節慶一場吃飯錢；對溫先生來說，卻是一家人命之所繫。

「我怎麼沒有想到？」我懊惱驚覺：「當我擁有愈多時，我願意給的竟然愈少！」。

我一面想一面走出會議室，遇見社工說他們是登記有案的低收入戶，可以補助大多數的費用。我走到病床邊，看到護士小姐已經幫溫先生換好手術衣。我向溫先生解釋手術後大約要休養時間，然後拉上圍簾，把五千元放在他的手掌上。他原本不說一語的漠然突然轉為羞赧，溫太太則在一旁說不要不要。我硬是把他的手握成拳，說道：「沒關係啦，急診加住院要幾千塊，你開完刀還要一個星期不能工作。三個小孩總要呷飯啊！」

溫太太幾乎快哭了，溫先生終於說道：「醫師，我們雖不認識，可是，謝謝你對我們這麼好。我之後工作有錢，再慢慢還你。」

我揮揮手道：「沒關係，互相幫助而已。我要下班了，你還是要好好休養，不要急著出院，之後的復原才不會受影響。」

我經過忙碌的看診台，向喚醒我赤子之心的蘇醫師道謝。他一頭霧水。走出雲林急診的大門，門外清晨的陽光似乎更耀眼了。（轉載自聯合報）